

May 2012

Cultural Poetic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Jinyao Shen

Jizhong L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Shen, Jinyao, and Jizhong Lin. 2012. "Cultural Poetic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3): pp.29-3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3/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

沈金耀 林继中

摘要:人如何培育、完善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文化创意,与时下流行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不同。文化诗学以其历史性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策略、整体性的思维重返文化整体,开辟文化创意的广阔领域与可能性。继承“兴于诗”等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可知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是实现文化创意的有效途径。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是富有诗意的文化创意。

关键词:文化诗学 诗意向往 文化创意

作者简介:沈金耀,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研究。电子邮箱: sjy - za2006@163.com

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诗学研究。电子邮箱: ljzhong333@163.com

Title: Cultural Poetic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s to cultivate and perfect oneself, which differs from the so-called popular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poetics, based 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strategy and holistic thinking, is returning to the totality of culture, thus, opening up a vast area and great possibilities. Inherited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ic concept - “it is by the Odes that mind is aroused”, we could find that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life real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cultural originality. The cultural originality of cultural poetics is fulfilled with poetic.

Key words: cultural Poetics poetic yearning cultural originality

Author: Shen Jinyao is a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Science. Email: sjy - za2006@163.com

Lin Jizhong is a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etics. Email: ljzhong333@163.com

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塑造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就是人在世界中不断文化自己的过程。如何塑造真正的人,即人如何“文化”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文化创意,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研究以此为纲而展开。这是本文试图论述的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

一、文化创意辨析

文化,有诸多定义,从大的方面看,其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成果,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另一方面是指人在创造各种文化成果的同时不断地“文化”(培育、完善、塑造)自己。人是对未来有所筹划的存在者,设想自己的理想文化人格,觉悟真正的人生价值,践行自己的理想文化人格,是文化创意的根本意义所在。

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人在不断的文化自己,同时产生无穷的文化创意,创造着新的文化成果。国家、家庭、宗教、习俗、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这些成果都是人的文化创意的对象化,文化创意因而具有多种含义、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

然而,当前关涉文化创意的话题已被严重扭曲。文化创意在中国被缀上“产业”二字,流行的说法

是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从当代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创意产业?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实践”(金元浦6)。这个Creative Industry(创意产业)本来是利用文化艺术推动经济,到了中国却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用百度搜索,或知网查阅,数以万计的文章在谈论“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与“创意产业”有着重大的区别。“创意产业”,是利用文化艺术推动经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经济裹挟文化,文化创意的价值只剩经济一个衡量的尺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生最大目标,似乎成为时代的主潮,于是,文化创意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一个本来应该是事关人的整体性生存的问题,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话语中被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这样的文化创意被产业、经济、金钱绑架了,如果按这个思路推衍下去,人的文化几乎等于人的物化,所有的活动只是为了增加物质财富。

其实,当代人类的财力并不匮乏,我们富足到有每年开支巨额的军费。如2010年全球军费开支达1.6万亿美元(《广州日报》2011年6月8日A11)2010年全球人口为69.09亿,人均开支约230美元。这些军费开支足以让全球贫困线下的人脱贫,可是人类却用这些军费开支使更多的人陷于贫困。仅此一例可见人类重要的问题不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如何更人道地使用现有的物质财富。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纳入经济范畴,更不能以是否创造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军费开支、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恐怖活动等等,表明人类的现存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人类文化仍有诸多方面亟需改善甚至重构。人类能否创建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全球秩序、精神信仰,这才是真正考验人类文化创意的地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需要超越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文化创意。人类在不断文化自己的过程中,绝不可缺失根本性的人文关怀。

因此,在经济化、产业化、物质化的大潮中,文化创意更为重要,人文学者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文化诗学的提出,与其说是人文学者对边缘化的抗争,或是人文学者在经济化社会中采取的生存策略,不如说是人文学者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因为,面临人类的文化危机,人文学者应有自己的声音。挽救文化危机,人文学者有自己的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地文化诗学的实践看,文学研究者主要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倡人文关怀,研究文学活动在人类文化中的功能与作用,探索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文化创意。

文化诗学,其现实形态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的实践,或是一种从文化整体出发思考文学的理论。但文化诗学的学者们的主张和方法,如重构历史文化语境、古今中外理论思想的相互建构、各学科的融合与重组(或跨学科)、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双向振摆、文学研究向日常生活的拓展、诗意向往、总体性视角、新历史维度等等,如果不做学究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张和方法体现了文化诗学提倡者的远大抱负:应对文化危机,重返文化发展的基始之处,探索并开拓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文化发展方向,提出具有根本性的、富有诗意的文化创意,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双向建构中创造美好的人生。如闻一多对《诗经》的解读,正是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理解古人生活情境而阐释《芣苢》等诗篇深厚的文化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创生意义(闻一多3:202-05)。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巨人传》的阐释,重构历史语境,揭示了其中“物质—肉体”因素,“下部”描写的积极意义,对其蕴含的更替、孕育、再生的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巴赫金6:1-68)。闻一多、巴赫金等前辈理论家的论述,无可置疑地加深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同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充分揭示了真理“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巴赫金5:144)。“对话理论”更是直接启发了当代文化诗学学者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探索和阐释,在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对话中,发现人生真理,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两个取向,一是创造各种新的文化成果,一是人对自己的创造性塑造。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着重思考与实践的是后者。从当今各路文化诗学研究者的思想及其实践看,文化诗学在人的自我

塑造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整体性思维以及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研究。

二、文化创意之整体性思维

各种角度、各种方式的文化创意的最终意义应归结于人对自我的文化(培育、塑造、完善)。所以,如何塑造人,是文化创意的最终意义也是文化创意的依据。

人的生存是一个整体。文化(动词)是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展开,“文化”(如何塑造人)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所以各种制度问题、艺术问题、科学问题、心理问题等等,也都包含着文化问题的某一方面。同时文化创意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创意是创立一个国家的体制,宗教的创意是创立一种终极关怀,经济的创意是开拓最大利润的途径……等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之间,其价值取向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反或冲突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创意撕扯着每一个人,让人向某一个方面突出、发展。因此,在当代社会,各种“创意”往往相互冲突,对人实施着价值取向相反的塑造,从而当代人的个体存在被描述为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然而,就我们的生存经验看,每一个人又都力求成为完整统一的个体。在碎片化与完整统一的矛盾中,文化诗学关注的是人的整体性的存在,抵制个体存在的碎片化。

人的文化(自我塑造)应是整体性的。《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 67)就是一种整体性的人格建构方案。道、德、仁、艺四个方面并非相互更替的人生阶段,或非此即彼的人生选择,志、据、依、游体现了四个方面构成整体时的相互关系。个体的生存将各个方面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生存过程,具体化为具有个体创意的生存样式。每一个时代的人,面对现实的境遇,在生存中反复领悟、树立自己的信仰——道,由悟道于心而不断确立并遵从的基本法则——德,从而“依于仁,游于艺”——仁爱而快乐地以自己切实可行的方式生活着。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日常活动内容与方式,在日常活动、劳作之中不违道、不离德而依于仁。如果上述四方面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理解为某种次序,则割裂了人生。若只是“游于艺”则可能游而忘返,沉迷于实务而失却道的追求与向往,实际上是非人的生存。道、德、仁、艺是相互制约、建构、共处一体的,不是相互更替的。在人的文化之中,文化诗学强调个体生存的整体性,努力实现个体生存的整体统一性。

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出自文化总体。现行的学科制度,将各类学者分布于各个学科之中,形成各类专家,各类专家又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学科化、专业化的思维模式往往专注于文化的某一方面而遮蔽文化的整体性存在。现行各种分立的学科如果继续在单一学科的方向上深化,已很难有根本性的文化创意产生。如果着眼于根本性的文化创意,跨学科实际上是重返文化整体,对现行学科进行重组,从而实现新的文化创意。因此,文化诗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主张可以解读为重返整体文化而重新出发的学科重组,从而追求真正的文化创意。这是文化创意的整体性思维的主要表现,它体现为文化诗学的学者大多从根本处着想,思考文化创生、发展之道,主张重返文化创意产生基始的文化整体,探寻人的“文化”(创造性的自我塑造)、文学重现辉煌的可能性。普遍认为文化诗学使用的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或是辩证互动、或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尽管说法不同,但其共通的旨趣是力求在广阔、动态的历史文化整体中研究“文学”,并表现出对文化整体性的倚重,对人的生存的完整性的追求。

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化整体是不可完全把握的,整体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隐晦不明的,人的生存的整体性也是如此。所以近代科学发展了通过设定各种条件而获得对象明确、范围确定、问题集中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中也形成了将文本当作相对独立的世界的研究方法,从而追求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学术性。甚至,对人的评价如大学里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也做了量化处理,追求所谓的科学标准。然而,科学化、技术化的方法也有局限,怀特海指出“仅仅强调清楚地经验到了的事物的特殊方面这种做法推进了科学,但阻碍了哲学”(怀特海 72)。这种集中关注某一存在者的研究方法,在揭示某一存在者的同时也遮蔽了存在者整体。当我们提出整体性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超越科学的方法而进入形上之思。我们知道整体的存在,但我们只能言说某一方面、局部、片断,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当我们明白、确定地言说某种对象时,又想到存在者整体;当我们描述静止的研究对象时,又想到对象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当我们准确地认识眼前的对象时,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同时遮蔽了其他的存在者;当我们的行为受意识指引时,又知道同时也受潜意识的影响;当我们作为主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中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被不断地构成……总之,总体(或整体)对我们而言不可能完全把握,总是隐晦地存在着,我们的知性思维能清晰认识的只是整体的部分、片断、局部。而我们也只有在研究某一确定对象时,联想到与之联系的整体存在者才可能真正认识这个眼前的对象,所以当我们清楚、明确地经验某一事物时,不能不联想到隐晦、甚至有些神秘的存在者整体。这样的思维模式似可以描述为“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老子 16)。老子的这一论述可做一些现代阐释:“知其白”似可阐释为对清晰、有限、显现、确定的存在者的经验,“守其黑”似可阐释为对隐晦、无限、潜在、变化的存在者整体的把握。在文化诗学视野中,不仅局限于对清晰、有限、显现、确定的文学文本的研究与批评,同时关照隐晦的文化整体,这是文化诗学研究有意识地“知其白,守其黑”。

隐晦的整体,比我们所能清晰经验的对象更为根本、更为古老,也蕴藏着各种认识、创生的可能性。各种新课题的展开、创意的可能性都来自这个隐晦的整体。人生存于这个文化整体之中,在文化整体中不断地文化自己,也不断地创建文化成果。同理,文学也是在文化整体的运作中不断地产生,文学在生成的过程中参与文化的建构。文化诗学的整体性研究正着眼于文学与文化整体的关系,着眼于文学与文化、诗学与文化的相互建构,在文化整体性中研究文学,把握文学,揭示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文化诗学对文化整体性的倚重,正因为文化整体的运作是各种文化创意的源始之处。

研究对象的扩大、历史性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策略、整体性的思维等,体现着文化诗学的基本立场、策略。它不是在现有学科分割的基础上进行借鉴、调整、互补、互文,而是重返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样式、价值尺度得以产生的文化整体,以新的理论视野返回文化整体,从中产生、重构新的文学样式、文化形式,真正地文化自己,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林继中 57)。

三、文化创意“兴于诗”——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是返回文化整体,重新出发,追求真正的文化创意。面对文化整体,如何提出并实现文化创意?如上文所述,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主要表现为人的自我塑造,在如何实现人的自我文化(自我塑造)方面,文化诗学揭示的主要途径是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关于人的塑造,《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杨伯峻 81)。与“诗”相关的“兴”,尽管可以做文学创作方法、认识论方法方面的阐释,但此一阐释路向并未穷尽“兴于诗”可能产生的丰富涵义。“兴”或可取其兴起之意而阐释为“感发志意”,“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朱熹 33),不仅仅是将志意引向文学创作。从孔子紧接着就说“立于礼”看,诗所激起的志意也不尽合乎“礼”,所以才要用礼来约束。从起始处着眼,“兴于诗”,首先还是对生命力的激发。孔子所论的“诗”是《诗经》,因为它“思无邪”。所以兴于诗应是“兴于《诗》”,以“思无邪”的《诗》来“感发志意”,从而先行定下生命展开的取向,由是也揭示了《诗》作为文学文本对人生的建构作用。

当然,要深入理解“兴于诗”,还得进一步理解诗更为根本的功能。《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杨伯峻 185)。诗,是语言的本质特征的表现。如果将语言当作传达、表达的工具,对“兴、观、群、怨”的阐释可以理解为孔子在教学中利用《诗》达到他的教育目的。但如果更深一层想想,为什么诗具有这样的工具性功能,则必须看到语言在人的生存中还有更本质的作用,“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海德格尔 61),诗的“兴、观、群、怨”集中体现了语言的这种功能。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诗早已超出《诗》的范畴,海德格尔揭示了诗与语言更为本质的关系:“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海德格尔 61-62)。一般情况下,如果从人类历史的某一片断出发,确实可以将语言当作

工具来看待。而从根本上说,语言对人的生存具有建构作用。语言形成我们的概念、表象,语言在各个
方面敞开人的生命活动的空间,让人的世界得以呈现。然而,语言静默不语,人们用之而不觉。而真正
的诗,让人聆听语言之说,领悟文化的创意,从而建构自己的人文世界。我们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创
意“兴于诗”的内在机制。正因为诗作为一种真正的语言之说,人文世界以诗为呈现之域,人才可能用
诗以“兴、观、群、怨”得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本质特
征是深有体认的。《周易·系辞》:“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黄寿祺 563)。这个
说法指出“鼓天下之动者”(即道)在卦辞中呈现,也表明语言并非仅仅是人的表达工具。“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周振甫 1)。语言是“道”及存在者整体呈现的领域,“言立而文明”。《论
语》中子贡、子夏读《诗》而悟道,孔子大加赞赏,赞赏的是学生对诗之道说的聆听(杨伯峻 9 25),显示
了《诗》可以开启生存的真理,诗是道(真理)的呈现。对存在者无蔽状态的道说,这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它让人领悟语言之道说。将诗理解为人文世界得以敞开的领域,《诗》才可能激发生命活动(兴),让人
领悟世界(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启发处理与他人共处的关系(群、怨),规范事父、事君的人伦
关系。所以“兴、观、群、怨”的说法全面地揭示了诗对人的生存的建构作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现代阐释可相应于文学文本与现实相互建构的观念。文化诗学研究
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

第一,文化诗学是一种文化自觉的思想诉求,它研究人如何经由“诗”而领悟文化创生的可能性。
“言立而文明”,人文世界经语言之道说而呈现,我们通过诗而领悟语言所呈现的人文世界。但也不是
所有的“诗”都能真正呈现本真的生存状态,所以孔子说的是“兴于《诗》”,不是兴于一般的诗,“兴于
诗”必须是从经典作品开始的,所以传统文学研究特别重视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值得文学研究认真解
读的文本应是经典(即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文本。文化诗学的创新意义在于它的文本解读策略扩
大了文学文本的范围,既重经典作品,将经典文本作为对本真人文世界的敞开,是语言的道说。另一方
面,以广博的视野、胸怀关注文本与现实的相互建构,解读经典作品的同时也关注流行文本对现实人
生的实际影响,从而所取的文学观念应是广义的文学观念,文本研究范围超出传统经典文本的范畴,尽可
能广泛地研究人们的写作、阅读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第二,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表明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文化)并不止步于“兴于诗”,必须
让诗激起的生命活动合于“礼”,让礼的规范与生命活动融为一体而“成于乐”。现代人尽可以提出有别
于孔子的文化创意,生命活动“兴于诗”却不必完全囿于古代的“礼”、“乐”,应该有现代人新的文化创
意。文化诗学的研究应深入探索这种相互建构的现代形式,特别是现代传媒对现实生活的广泛介入,使
得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建构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文化诗学得以深入研究文学文
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的问题,并由此产生相互建构的导向问题。

第三,“兴于诗”的文化创意自然具有诗意取向,或者说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其导向是诗意向往。现代
人的各种文化创意,有政治、经济、宗教、民族、伦理、科学等各种取向,这些取向经由各个利益团体、个人而
得到表达。我们可以有条件地相信,人类总体的文化创意是向上(善)的,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不断
进步的,但具体而论,每一具体的,出自某种政治、宗教、伦理目的的文化创意则是有局限的、有偏见的。人
对此是有所自觉的,真正的哲学思考、诗意向往,是人类自我纠偏的意图与努力。除了真正的哲思之外,我
们还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取向:“能善意地理解现存各种具有偏见和缺陷的文明其创设初衷的善意。超越
各种政治理想的利害纷争,领悟其中的良知;超越各种宗教向往的迷幻,体验其中的真情;宽容各种对利益
的追求和争夺,抽绎其中的爱心;在现实的纷杂中寻绎宁静和美丽,在黑夜的深邃中敲出火星和清音。这
样的精神取向就是诗意”(沈金耀 135)。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维度正是这样的诗意追求。

因此,文化诗学所讲的诗意不是各种诗词作品所描述的情景,不能坐实为某种诗意表达的形式。唐
诗、宋词作品中描写的情景,或陶渊明、王维作品中描述的情景,是诗意的某种经典表现,但不是诗意表
达的固定形式,后人如果只是模仿这种形式的话,诗意则丧失殆尽。从根本上说,诗意是人类超越各种
偏见的美好向往,它在人的世界中产生,又引导人的文化向善发展。在每一时代,体现人类向善的形式、

文本总是不一样的,所以,诗意的形式并不固着于某一形式。诗意向往自觉超越各种文化形式的偏见,力求解除各种先在的理论观念的束缚,得以让各种文化创意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只有松开各种先见,不固执于某种偏见,才可能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15),才可能取法自然,在诗意的引导下产生真正的文化创意。

具体而言,人的生存总在某些话语的制约之下筹划、选择人生之路,同时又以自己的人生践履充实、改写各种话语。现代生活中,文学作为一种最为普及又最具感染力的话语形式,文学(广义)文本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建构越来越明显,借助现代传媒(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参与文学写作、阅读的人数空前庞大,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互动的力量也空前强大。文化诗学研究跨越传统文学文本研究的限制,广泛揭示文学文本、艺术审美活动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关系,坚定地倡导人类生存的诗意维度。在诗意维度的引导下,现实人生的每一步履亦是蕴含诗意的“文本”,从而塑造诗意的人生,实现富有诗意的文化创意。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Бахтин,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5. Shi 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美国军费近七千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43%”,《广州日报》2011年6月8日:A11国际版。

[“U. S. Military Spending Approach Nearly 700 Billion Dollars Accounted for 43% of 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Guangzhou Daily* Aug. 8, 2011: A1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Yang Boju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Holzwege*.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Huang, Shouqi, and Zhang Shanw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u Y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老子《老子道德经》,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Lao, Tse. *Moral Classics of Lao Tse*.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6.]

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文史哲》3(2001):57-59。

[Lin, Jizhong. “Rustic Opinion on Cultural Poetics.”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3 (2001): 57-59]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Zhou Zhenfu.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Mind and Craving of Drag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沈金耀“源始诗意与文化诗学的诗意维度”,《燕赵学术·2010年春之卷》,河北大学文学院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

[Shen, Jinyao. “Poetic Dimension of Primordial Poetic and Cultural Poetics.” *Yan Zhao Academic*. Vol. 2010 Spring. Ed.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Hebei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Wen, Yiduo. *The Complete Works of Wen Yiduo*.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1993.]

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Whitehead, Alfred North. *Modes of Thought*. Trans. Liu, Fangto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4.]

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Zhu, Xi.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Analects*. Beijing: Beijing Chinese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5.]

(责任编辑:查正贤)